

后屯村一隅

山林“隐者”知多少

——后屯村生态摄影散记

撰文·供图 王江

后屯村是辽东半岛东部的一个镶嵌在山中的小村庄，位于凤凰山的西北方向，是长白山的余脉，需要绕过几个大岭才能进村。山路盘曲蜿蜒像一条卧龙，进山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棵系有红绳的粗壮老槐树，像两位守护神，在悬崖峭壁旁默默见证、记录着沧桑岁月。这两棵槐树据说都已百岁高龄，

红绳是山里人系上去的，祈望得到神树庇佑。过了老槐树就进入了群山的怀抱，阳光不时被云层遮挡，变幻的区域光将远处的山坡涂抹为深浅不一的颜色，山体似乎随着光影在风中游走，山野的气息让人心扉透彻、神清气爽。在这样一个远离尘世、隐于山中的小村庄里，将与怎样的“隐者”不期而遇

呢，这让我对此行充满了因不可知而倍增的期待……

名不副实的“水蛇子”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——在这花雨交错的时节，我背着沉甸甸的摄影包进山开始自己每年一度的生态摄

影创作。初到后屯村,我就被这里的淳朴民风所吸引,这是一个不到百户、靠山吃饭的小村落。我落脚的是一户六口之家,老少三辈在一起生活,男主人姓汪,由于是腊月出生,正是村民在家猫冬的日子,所以村里人都喊他“老猫”,大名倒叫得少了。老猫为人友善、好结交朋友,方圆百里都以认识他为荣。他言语间透着山里人的淳朴,眼神中却又藏着一丝精明。老猫亦是我的好友,是我生态摄影的伙伴和向导,令我欣喜的是,此行在他的帮助下我有了很多的意外收获。

一次闲聊中,老猫曾说,每年惊蛰一过,在溪水里就会发现很多的“水蛇子”,而且日伏夜出。“水蛇子”这位“隐者”到底是什么方神圣?这次到后屯村,我决定一探究竟。终于熬到晚上,老猫领着我带上自制的头灯来到了有水蛇子的溪水边。借着灯光和月光,仔细辨认,我大吃一惊,原来老猫口中的水蛇子竟是江湖上失踪多年的、珍贵的山溪鲵。山溪鲵为两栖类有尾目小鲵科山溪鲵属,以藻类、草籽和小型水生昆虫为食,白天躲藏起来,夜晚出来觅食。我非常兴奋,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判断,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俩又来到了昨晚到过的地方。溪水流淌依旧,但除了我们昨晚留在水边的几个脚印外,什么也没有看



夜间活动的山溪鲵



山溪鲵把卵产在水中的枯草和石头旁



3周后的山溪鲵卵已经初见鲵形



刚刚孵化出来的山溪鲵幼体

到。倒是眼尖的老猫发现水里多了很多的卵，这些卵规则地镶嵌在外形酷似香肠的、透明的软组织里。它们固定在水草中，随着水流在水面飘荡，这就是山溪鲵产的卵。

一个月后，当我再次来到此处溪水边，山溪鲵的幼体已经孵化出来。它们不会像小鱼那样快速游动，而是身体一弯一弯地推着自己前进，也许这种游泳方法能促进四肢早日发育吧。

山溪鲵在这个小山村得以生存繁衍，“水蛇子”的名号功不可没。由于山区蛇比较多，经

常咬伤在地里干活的村民，所以人们往往对它们都躲得远远的。水蛇子沾了一个“蛇”字，自然也不受欢迎。这倒无意间把山溪鲵给“保护”了起来。如果山溪鲵的外号是“一口鲜”，我都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玉米地里的惊喜

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，夏天的山村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山坡上、小河边种满了玉米和烟叶；山脚下铺满了

花生苗、地瓜秧。白天蝉在林间鸣唱，晚上蛙声齐鸣，此起彼伏，甚是热闹。老猫对这些“歌手”的名字如数家珍。什么龙王爷的小舅子、花地肌，什么红蛤蟆、青乖子，一口气能说出一大串，让我非常好奇，迫不及待地想认识它们。于是，我们又开始了夜行军。

我们顺着声音来到了河边，结果鸦雀无声，不远处的玉米地传来了蛙鸣；当我们到达玉米地后，河边又开始出现声音了，仿佛在与我们捉迷藏一般。老猫说可能是我们行走的

白天，东北雨蛙躲藏在花朵里避暑





顽皮的小东北雨蛙蹦到了草杆上，练起了“单杠”

声音干扰了它们，于是我们决定蹲在玉米地旁耐心等待。果然，过了二十多分钟后，我们身边又恢复了鸣唱。我俩猫着腰蹑手蹑脚地寻找着，只一会儿功夫，歌手们在老猫刺眼的头灯下就原形毕露了，原来龙王爷的小舅子是东方蟾蜍，花地肌是黑斑蛙，红蛤蟆是林蛙，青乖子就是传说中的东北雨蛙啊。尤其东北雨蛙在江湖中已经很难一见了，这怎能不让我欣喜若狂！

东北雨蛙为雨蛙科雨蛙属的两栖动物，体长三厘米左右，雌性比雄性略大。它们平时喜欢栖息在水边的灌木和草丛中，由于其趾尖长有圆形吸盘，所以攀爬本领极强，经常在树上小住几日，让其他蛙类望而兴

叹。到了春天，结束冬眠苏醒过来的东北雨蛙，抖掉身上的泥土，聚集在水田、池塘、玉米地和潮湿的山凹等地。它们是肉食动物，平时靠捕捉小型昆虫和蜘蛛为食。不过在捕猎的时候也往往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，白鹭、苍鹭、翠鸟、虎斑蛇和黄鼠狼都是它致命的天敌，所以东北雨蛙的寿命虽然可达数年，但要想寿终正寝还真不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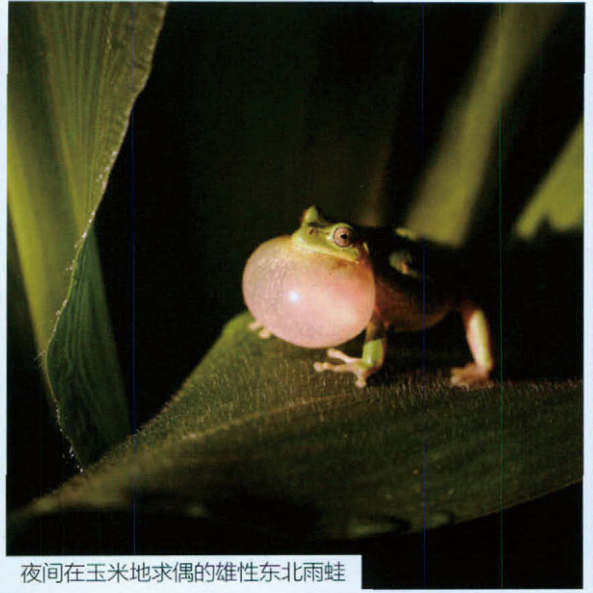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繁殖季节，它们大多选择在雨后的夜晚鸣叫，用歌声来寻找意中人，运气好的当晚就能找到伴侣。找到伴侣后，雌蛙就背着“老公”三蹦两蹦出了玉米地，来到不远处的草泽、水沟等静水域里繁殖后代。在水里它们来回地游，选择产卵的最佳

位置。选择好地点，雌蛙就把头部潜入水中，尾部露出水面，迅速排出一堆卵，与此同时，雄蛙排出精液给刚出来的卵受精，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然后，它们再继续寻找下一个产卵的地方。一对东北雨蛙能产卵五到六次，有时，小两口要忙到后半夜才能产完卵。完成任务后，雌性雨蛙便把“老公”从背上甩下来，各奔东西，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。

几天后，东北雨蛙的卵开始在水里孵化，它以蝌蚪的形态在水中度过自己艰辛多舛的“童年”。大田鳖、水螳螂、红娘华、龙虱等水生昆虫一直视蝌蚪为季节性美食，只有少数幸运的蝌蚪能最终上岸，之后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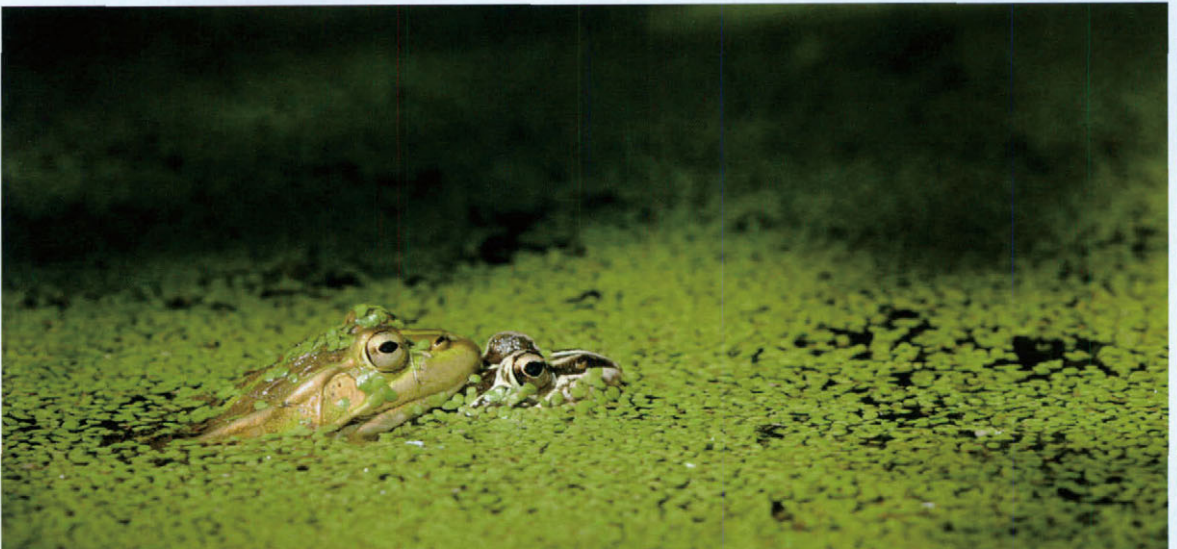
东北雨蛙悄悄躲藏起来, 等待猎物的出现



夜间在玉米地求偶的雄性东北雨蛙



东北雨蛙产卵的瞬间



对幸福的青蛙坠入了爱河

要逃脱除草剂、灭虫剂等各种农药的浩劫,成长为东北雨蛙。水上生存较之水下更加举步维艰,能活过一年的已经算命大了。可是在后屯村,东北雨蛙却找到了一片乐土,平日里它们躲进河边的玉米地,每天捕捉大量的昆虫。它们的出现,不但没有破坏庄稼,反而使地里的玉米长势良好,村民再也无需施用农药了,在这种良性循环中,村民和东北雨蛙达成了默契。

松鼠的“世外桃源”

山雨过后,又长出许多嫩绿的树叶,山林更加枝繁叶茂,在空中交错相连,阳光只能从缝隙中透过来,以至于让我们找不到昨天进山的路。正当我驻足观望的时候,发现了在树干上来回跳跃的松鼠。松鼠属哺乳纲啮齿目松鼠科,大部分都栖息在东北的山区,它们对食物不是很挑剔,草籽、松果、野核桃、蘑菇、花生都可以。松鼠还适应树上的生活,它们使用像长钩的爪子和尾巴倒吊在树枝上,在黎明和傍晚,会悄悄地离开树,来到地面寻找食物。松鼠把吃不了的食物藏在树洞里,或在地上挖洞储存起来,同时用泥土或落叶堵住洞口。它们的大尾巴很长,有的几乎是身长的两倍,除了漂亮,还有很强的实用功能——保持



一只金花鼠小心翼翼地从小洞里钻出来



贪吃的金花鼠

顽皮的灰鼠向树上眺望着

身体平衡和保暖。

常见的松鼠有红腹松鼠、岩松鼠、长吻松鼠和金花鼠。松鼠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温柔、乖巧、勤劳、聪明，还十分爱干净。然而，恰恰是这些优点，给松鼠带来了诸多麻烦。近些年，它们被大量捕捉，然后被黑心的商贩运到花鸟市场上当宠物叫卖，失去自由的松鼠在笼子里烦躁地跳动着，因为受用不了人类的“宠爱”，这个山林里的精灵往往不久就死在笼中。久而久之，现在山林里已经很难寻觅到它们灵动的身影了。





一只灰鼠认真地嗑着松果，全然不知同伴在其身后悄悄地尾随

由于后屯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再加上村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，生活在这里的松鼠才免遭涂炭。它们一直过着无人打扰的悠哉生活。有一次，当我正专心拍摄草丛中昆虫的时候，一只松鼠大摇大摆地来到我身后，在我的摄影背包里翻来翻去，找到面包吃面包，翻到饼干吃饼干，吃不了兜着走，走的时候还不忘叼一小块回去。它们的不见外让我经常吃不到早餐，当我向老猫抱怨的时候，他哈哈一乐说，这算啥啊！每到秋天，松鼠都来到地里偷花生，它们把花生搬运到自己的洞里，而当地村民并未采取报复行动，而是任其逍遥自在。真是有土共享，有山同乐，好一片和美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难得一遇的碧伟蜓

说蜻蜓是“隐者”，相信很多人会有异议，可是碧伟蜓就可担其名。在蜻蜓大家族中，要说飞行能力最强、警惕性最高、体型最彪悍、捕猎本事最大的，就要属碧伟蜓了。可如今，这个昔日的空中杀手却不见了踪影。因为碧伟蜓的稚虫还没来得及出水羽化，就早早地上了人类的餐桌。或油煎、或烧烤、或煸炒，人们对它用尽了“酷刑”，罪名很简单，也很残酷——它是绿色食品。

个别侥幸逃脱的碧伟蜓稚虫，在水里东躲西藏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。它们历尽磨难，好不容易等到破茧成蝶的时刻，小心翼翼地登陆、隐蔽、羽化。终于，碧伟蜓有了飞行的翅膀，它们不顾一切地飞向天空，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。为了寻找安身之地，时而加速高飞，时而低空盘旋，碧伟蜓飞过无数个崇山峻岭，最后选中了后屯村旁清澈的小溪，作为自己繁衍后代的栖息地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和宽厚的村民减缓了它们消失的步伐。

老猫是山林隐者，也是山林的守护者；山溪鲵、树蟾、松鼠、碧伟蜓也是山林“隐者”，是隐藏于世外桃源的精灵。在寻找、发现、拍摄这些精灵的过程中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、很矛盾：一方面，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人们感知神秘、神奇的生命世界；另一方面，又不希望人们过多地闯入这个世界，打扰它们的生活，还是好好地让“隐者”隐于林吧！

作者简介

王江，网名得山，沈阳广播电视台摄影记者，沈阳职工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，沈阳新闻摄影家协会理事，沈阳华侨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，沈阳市和平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。

（责编 李瑄）

在水中东躲西藏的碧伟蜓稚虫



夜间，碧伟蜓的稚虫爬出水面开始羽化，图为羽化的瞬间





第二天早上，刚羽化出来的碧伟蜓还不能飞行，
它要晒干身上的露水才能起飞

等待起飞也是一种煎熬，种族延续的重任落到了
这只碧伟蜓身上